

羣

書

治

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爲壅丘王二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壅作雍

舊無親戚二字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蕃休遞上、執政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
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閔之異、殊於胡
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
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陳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
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
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
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
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
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
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盡蘊積、死不
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思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可以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饑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表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
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
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
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
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
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
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
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晝晦、悵然
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
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
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
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
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
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
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
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
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逼、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盛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
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
匹夫、雖愍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
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
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
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輒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敎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闔闔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賙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

補之
重五字
任而不
為誤或

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與則有與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鷄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報，降為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聘諂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封功臣，無立錐之土，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爲無捐
糧至固
余二十
二字補
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
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弄捐楫櫂、觀者爲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闕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手託廢立之命
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
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
後、向使始皇祇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剛
厲、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
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狼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疊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
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懼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爲萬世之
策且今之明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衆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
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文徒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爲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舊無慮
過二字
種之

將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頽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

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館徐璜、

並作妖孽，餐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白攜養，因賊假位，興金鞏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捭贅闖遺，釀本無令德，標狡鋒快，好亂樂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弄取錄用，詎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鼻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黥、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奉將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緡繳充蹊、坑奔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然、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

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割通進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啓也、而

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爲尚書、明帝卽位、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以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治上有
政字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通作
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
葦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
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
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
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
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飡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
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爲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豸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類以劄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得其實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則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之盛猶畀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
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
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
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
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
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
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
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玉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搭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

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

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
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
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
也乃復爲崔玉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爲死友
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
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
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
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
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
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
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
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
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
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
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
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疆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人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舊無明
帝卽位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
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
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
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
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
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
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
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
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
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
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
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
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允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
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
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
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
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
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
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
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瑤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戒。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且之聖制、旣鑄大錢、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冷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卜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
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
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
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
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
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躡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
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
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
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
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
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
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剽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綬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無非
度主下
也八字
補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

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縑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

子作名字、皆依諱實、以見其意、故兒子默字處
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
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
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
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
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
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
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
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遂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冲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甯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
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
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
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
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
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
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
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爲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

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

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知也。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損作損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麟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爲鞭、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吳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
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方自務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慙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自是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畏、情
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
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
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
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
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
於赤壁、大破之、益蒯牧、劉璋降、先主領益、蒯牧
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卽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

諸葛

亮集載先主遣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宏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晉無國
字補之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
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
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
豈有今日之勞乎建替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
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
雖得頻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
是發詔理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

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
益時者雖離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
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

爲之御梅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
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
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
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
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
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
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
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
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
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
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
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
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
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
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
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
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
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敎與羣下曰、夫參署
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躋、而獲珠玉也、然人
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
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勲、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朋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
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
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
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
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
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

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

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舊語云
五言
及二十
四字補
之

蔣琬字公玉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
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玉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蹙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

據疑請
聽不守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
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

臣讚其法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

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永直入

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

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曠所求各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雜狗哉
夫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博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所吉不問橫道死
人、而愛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
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
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
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
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
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
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
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
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
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林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林、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林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
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
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
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
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
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

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皓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待翕然，稱爲明主矣。

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替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

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

唐彬浮江東下初誥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百無一
受皓之
降五字
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儉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躄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陰
黨神明
四字神
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
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
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
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
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
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
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
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
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
不亦宜乎雖則有彙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
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
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
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舊編下
有心字
刪之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
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
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
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
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
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旣爲吳王歡宴之
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
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
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
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
士人天下非一人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
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
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
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
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
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
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
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
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
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汗昇者皆以爲
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
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
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
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温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
駱統表理温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
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
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
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
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允臧否之談、劾褒貶之議、於是務
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嘿者非其談、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
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
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
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焯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輒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慤、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觀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
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夕不待且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
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
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
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
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
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唯德義爲榮

萬無殃
哀死喪
之災六
字補之

顯永世允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
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
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
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
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
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
疇無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
夫思壽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上重遷之性且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
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
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
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
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
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
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
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
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若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
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
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
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
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
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
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